

好
雙棲嘉魚七月

好
雙棲嘉魚七月

嚴貢生與嚴監生

仙葩並蒂瑞木



嚴貢生与嚴監生

胡 忌節選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從我國優秀的古典作品“儒林外史”中節選出來的。通過嚴貢生和嚴監生等人物，成功地描繪了鄉紳人家的丑惡面貌。嚴家兩弟兄是廣東高要縣的豪紳地主，嚴貢生滿口仁義道德，一肚子的詭計，結交官府，魚肉百姓。嚴監生待人刻薄，一錢如命，在臨死前，為了燈盞里點着兩莖燈草，怕費油，还是要人挑去一莖后才斷氣。書中還暴露了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以及惡霸的橫行不法，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到封建社會中的罪惡現象。

嚴貢生與嚴監生

胡 忌 節選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6弄2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78號

華新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開本：787×1092 紙 1/32 印張：16/16 字數：20,000

1957年8月第1版 195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0,000

統一書號：T10077·511

定價（5）0.11元

前 言

“儒林外史”是十八世紀前期我國偉大小說家吳敬梓的杰作。在这部不朽的古典文学作品里，对于封建社会中那种用以愚民的科举制度、不合理的婚姻制度，以及政治的黑暗、官吏的無能、鄉紳的橫行不法，都有了真实的反映。这里所節选的“嚴貢生与嚴監生”，乃是“儒林外史”中暴露鄉紳丑惡面貌最具有代表性的故事。所謂具有代表性，大体上可从以下兩方面來分析和理解。

作者是直接接触到了当时社会上的实际問題的，像殘酷的高利貸剝削、惡霸的橫行一方、旧时代家庭間复雜的糾紛等等。他把这一連串活生生的事实真实而生動地描寫出來，使全文的每一个章節在藝術上都有了高度的成就，讓讀者清楚地看到封建社会的面貌。

文学作品主要是寫人，作者在人物的刻划方面，更有他的独特之处。在他的笔下，人物的活动面貌，以及对話的运用，經常是几句精煉的語言，就完全能把讀者吸引住。例如知縣疑心范進或因守孝而不用葷酒，后來看見他在燕窩碗里揀了一个大蝦圓子送到嘴里，方才放心；还有嚴監生在臨死前，从被單里伸出兩個指頭來，希望挑去一莖灯草。這兩個片段是極为精彩的。另外，在“嚴貢生与嚴監生”故事中先后出現的人物还有：張師陸、湯奉、嚴大位（嚴貢生）、王氏、趙氏等，这些生动形象的塑造手法，是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的。

本書是依据原作節选的，所附注釋，主要是幫助讀者理解原文。另外还有一些比較難懂的方言和文言，也加了必要的解釋。但是这些工作做得很不够，尙望讀者多多指正。

一九五六年十月

廣東高要縣，地臨南方，氣候溫和，是個土地肥沃、出產豐富的縣份。每年從田地上收成的各種農作物，十分充裕。更有許多來往的客商、漁船，日夜忙個不了。不但是做買賣的，來來往往，連做官的也巴望着這個肥缺。那地方的錢糧、漁稅、房稅是一大宗，不消說了，便是鄰近各縣的一些鄉紳，對這地方也十分眼紅。

南海縣鄉紳張師陸，也是一個社會名流。他知道同鄉中剛中舉的范進，新近死了母親，又和高要知縣湯奉是師生的關係，憑着自己也是個舉人的身份，就親自到范進家來獻殷勤。范進穿着孝服和他相見。張師陸道：“老伯母的大事，我們做子侄的理應效勞。想老伯母這樣大壽歸天，也罷了；只是誤了世先生此番會試。看來是在祖墳安葬了？可曾定有日期？”范舉人道：“今年山向不利，只好來秋舉行。但費用還沒着落。”張師陸听了，正合心意，替范進屈指一算，便道：“銘旌^①可用恩師周學道的銜，墓志托同道將就做一篇；其餘殯儀、桌席、執事、吹打，以及雜用、飯食、破土、謝風水之類，須三百多銀子。”范進听了直瞪眼睛，張師陸又接下去說道：“世先生三載守孝，自是正理；但為了安葬大事，也要到外边走走，似乎不必太拘束。現今高發之後，

① 銘旌 封建時代表儀中的一種長幡。按例應由一個有名望、地位的人署名題寫，把死者的封贈、諡號、職位、姓名都寫上；有夸耀的意思。

并不曾到貴老师处一候。高要地方肥美，或可打一兩次秋風^①。弟意也要去候候敝世叔，何不一道前往？一路舟車之費，由我承办，不須世先生費心。”

一片花言巧語，把范進居家守孝的心打动了；隔不几日，張師陸就同范進一路到了高要。

張師陸和当时許多名流一样，有个雅致的別号，叫做靜齋，却真是個会打主意的人。在路上便和范進商量道：“这一次出來，一者要見見老师；二來，老太夫人墓志，就要借湯公的官銜名字。”不一日，進了高要城。那日正逢知縣下鄉去了，二人不好進衙門，只得在一座关帝庙里坐下。那庙正修大殿，有縣里工房在內監工。工房听見縣主的熟人到了，慌忙迎到里面客位以內，还擺上九个茶盤來。工房坐在下席，執壺斟茶。

吃了一會，外面走進一個人來，方巾闊服，粉底皂靴，蜜蜂



① 打秋風 就是利用各种关系，使自家取得利益的意思。

眼，高鼻梁，絡腮胡子。那人一進了門，就叫把茶盤子撤了；然後與二位敘禮坐下，動問哪一位是張老先生，哪一位是范老先生。張、范二人各自道了姓名。那人道：“賤姓嚴，小名大位，舍下就在附近。去歲宗師案臨，幸叨歲荐^①，與我這湯父母是極好的朋友。二位老先生想都是年家故旧？”二位各道了年誼師生，嚴貢生不勝欽敬。工房告過失陪，徑自去了。

嚴家家人端了一個食盒來，又提了一瓶酒，放在桌上；揭開盒蓋，九個盤子，都是鷄、鴨、魚、肉之類。嚴貢生請二人上席，斟酒奉過來，說道：“本該請二位老先生降臨寒舍，只因居處簡陋，恐怕褻瀆貴客；若是進衙門去，又怕關防有碍。故此各備粗碟，就在此處談談，休嫌輕慢。”張、范二人接了酒道：“尚未拜訪，倒先叨擾。”嚴貢生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”立着要候干一杯。二人恐怕臉紅，不敢多用，吃了半杯放下。

嚴貢生道：“湯父母為人廉靜慈祥，真乃一縣之福。”張師陸道：“是，敝世叔也還有些善政么？”嚴貢生道：“老先生，人生萬事，都是個緣法，真個勉強不來的。湯父母到任那天，敝處蘭縣紳士，公搭了一個彩棚，在十里牌迎接。小弟站在彩棚門口。不一會，鑼、旗、傘、扇、吹手、衙役，一隊一隊，都過去了。轎子將近，遠遠望見老父母兩朵高眉毛，一個大鼻梁，方面大耳，我心里就曉得是一位慈祥君子。却又出奇：几十人在那里一同迎接，老父母在轎子里，兩只眼只看着小弟一個人。那時有個朋友，同小弟并站着，他把眼睛望一望老父母，又把眼睛望一望小弟，悄悄問我：‘您可認得這位父母？’小弟從實說：‘不認得。’那人就痴心

① 幸叨歲荐 幸叨，僥幸取得的意恩，是一種客氣的語氣。歲荐，是歲貢的意思。歲貢是貢生的一種。按照明清科舉制度，在秀才中選出較優秀的送到國子監（國立高等學校）肄業，叫貢生；歲貢則是每年在秀才中規定名額，按資歷循序補為貢生，不要經過考試。

妄想，只道父母看的是他，忙搶上几步，意思要老父母問他甚么。不想老父母下了轎，同众人打躬，倒把眼望着別處，才曉得从前不是看他，把他羞得什么似的。第二天，小弟到衙門去拜見，老父母方才下學回來，公事很忙，却連忙丟開，叫請小弟進去，換了兩遍茶，就像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一般。”

張鄉紳听了道：“总因你先生为人有声望，所以敝世叔相敬。近來自然时时請教吧？”嚴貢生道：“后來倒也不常進去。实不相瞞，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爽直真誠，在鄉里之間，从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，所以歷來的父母官，都另眼相看。湯父母平时不輕易會客，却也凡事心照。就如前月縣考，把二小兒取在第十名，叫了進去，細細問他從的先生是那個，又問他可曾定過親事，着實关切！”范舉人道：“我这老师看文章是法眼^①，既然賞鑒令郎，一定是英才，可賀。”嚴貢生道：“豈敢，豈敢！”停了一下，又道：“我这高要，是廣東出名縣份，一歲之中，錢糧、耗羨^②，花、布、牛、馬、漁船、田房稅，总在萬金之上。”說着又自用手在桌上画着，一面低声道：“但像湯父母這個做法，不过八千金；前任潘父母做的時節，实有萬金。原來他還有些枝葉^③，还用着我們几个要紧的人。”說着，恐怕有人聽見，把头別轉來望望門外。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廝走了進來，望着他道：“老爺，家里請你回去。”嚴貢生道：“回去做甚么？”小廝道：“早上關的那口猪，那人來討了。在家里吵哩。”嚴貢生道：“他要猪，拿錢來！”小廝道：“他說猪是他的。”嚴貢生道：“我知道了。你先回去，我就來。”那小廝又不肯去。張、范二人道：“既然府上有事，老先生就請回府吧。”嚴貢生道：“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，這口猪原是舍下的……”才說得一

① 法眼 原为佛家語，即識力精明的意思。

② 耗羨 地方官征收錢糧，在正額外附加的部分，叫做耗羨。

③ 枝葉 朋友親戚的代名，这里可解作圈子里的人。

句，聽見鑼响，一齐立起身來說道：“回衙了。”

張、范二人整了整衣帽，叫管家拿着帖子，向貢生謝了擾，一直來到宅門口，投進帖子去。知縣湯奉接了帖子，看見一个寫了“世侄張師陸”，一个寫了“門生范進”，心里沉吟道：“張世兄屢次來打秋風，甚是可厭；但这回同我新中的門生來見，不好回他。”便吩咐快請。

兩人進來，先是張師陸見過；然后范進上來叙師生之禮，湯知縣再三謙讓，請坐用茶，同張師陸叙了些闊別的話；又把范進的文章稱贊了一番，問道：“因何不去會試？”范進方才說道：“先母見背，遵制丁憂[●]。”湯知縣大驚，忙叫換去了吉服；拱手請進后堂，擺上酒來。席上除了燕窩、鷄、鴨，此外就是廣東出的柔



● 丁憂 封建时代的丧制。子女遭到父母的丧亡，在三年内，官员应停职守孝，讀書人不能參加考試，一般还要停止婚嫁筵宴，叫做丁憂。

魚、苦瓜，也做兩碗。知縣安了席坐下，用的都是銀鑲杯箸。范進退前縮後，不舉杯箸，知縣不解其故。張師陸笑道：“世先生因為遵制，想是不用這個杯箸。”知縣忙叫換去，換了一個磁杯，一雙象牙箸來。范進又不肯舉。張師陸道：“這個箸也不用。”隨即換上一雙白顏色的竹筷來，方才算了。

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，倘或不用葷酒，却是不曾備辦。接着看見他在燕窩碗里揀了一個大蝦圓子送到嘴里，方才放心，因說道：“却是得罪得很。我這敝教，酒席沒有甚么吃得，只這几樣小菜，权且用個便飯。”席終，留二位在書房內住了。

次日早堂，帶進來一個偷雞的積賊。知縣怒道：“你这奴才，在我手里犯過几次，總不改業！打也不怕，今日如何是好！”因取過朱筆來，在他臉上寫了“偷雞賊”三个字，取一面枷枷了，把他偷的雞，頭向後，尾向前，捆在他頭上，枷了出去。才走出縣衙門，那雞屁股里喇喇的一聲，淌出一泡稀屎來，從額顱上淌到鼻子上，胡子沾成一片，滴到枷上。兩邊看的人都笑了。

办案完畢，正要退堂，見兩個人進來喊冤，知縣叫帶上來問。一個叫做王小二，是嚴大位的緊鄰。去年三月間，嚴貢生家一口才養下來的小豬，走到他家去，他連忙送回嚴家。嚴家說：豬到人家，再尋回來，最不吉利，逼着王小二拿出八錢銀子，就把小豬賣給他。這一口豬在王家已養到一百多斤，不想又錯走到嚴家去，嚴家把豬关了。小二的哥哥王大，走到嚴家討豬。嚴貢生說：“豬本來是我的，你要討豬，照時值估價，拿几兩銀子來，領了豬去。”王大是個窮人，哪有銀子，就同嚴家爭吵了几句，被嚴貢生几个兒子，拿拴門的門，趕面的杖，打了一個臭死，腿都打折了，睡在家里。所以小二來喊冤。

知縣喝過一邊，又叫帶了另一個人來問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”那人是个五六十歲的老者，稟道：“小人叫做黃夢統，在鄉下居

住。因去年九月上縣來交錢糧，一時短少，想向嚴鄉紳借二十兩銀子，講明每月三分錢利息，寫立借約，送在嚴府，還不曾拿他的銀子。走上街來，遇着個鄉里的親眷，說他有銀子借與小的，先交幾兩，其餘待下鄉去設法；勸小的不要借嚴家的銀子。小的交過錢糧，就同親戚回家去了。至今已是大半年，想起這事來，問嚴府取回借約，嚴鄉紳問小的要這幾個月的利錢。小的說：‘并不曾借本，怎麼要付利息？’嚴鄉紳說，小的當時應當拿回借約，好讓他把銀子借與別人生利；因不曾取約，他將二十兩銀子空攔着不動，誤了大半年的利錢，該是小的拿出來。小的自知不是，向中人說，情愿買個蹄、酒上門取約；嚴鄉紳執意不肯，把小的駝和米同抬袋都叫人攔截了去，還不發回借約。這樣含冤負屈的事，求大老爺做主！”

知縣听了，說道：“一個做貢生的人，不在鄉里間做些好事，只管如此騙人，其實可惡！”便將兩張狀子都批准，原告在外伺候。

早有人把這話報知嚴貢生。嚴貢生慌了，心想：“這兩件都實有其事，倘若審斷起來，體面上却不好看。‘三十六計，走為上計’！”連忙卷卷行李，一溜烟跑到省城去了。

且說貢生嚴大位知道知縣湯奉准了王小二和黃夢統的兩張狀子，心里一慌，便一溜烟跑到省城去了。當縣里差役來到嚴家，因嚴貢生早已逃走，只得去會嚴二老官。二老官叫做嚴大育。兩人是同胞弟兄，却在兩個宅里分住。

這嚴大育是個監生^①，家有十多万兩銀子，他是有錢而胆

① 監生 國子監生員的簡稱，又稱貢監。

小的人，見差人來了，哥哥又不在家，不敢輕慢，隨即留差人吃了酒飯，拿兩千文錢打發去了，忙差小廝去請兩位舅爺前來商議。

兩位舅爺姓王，一個叫王德，是府學廩膳生員^㉔；一個叫王仁，是縣學廩膳生員。都做着極興頭的館^㉕，錚錚有名。聽見妹丈請，一齊走來。嚴大育把這件事從頭告訴一遍，又說：“現今出了差票在此，怎樣料理？”王仁笑道：“你令兄平日常說同湯公相好，怎的這一點事就吓走了？”嚴大育道：“這話也說不盡了；只是家兄而今兩腳站開，差人却在我這裡吵鬧要人，我怎能丟了家裡的事，出外去尋他？即使尋到他，他也不肯回來。”王仁道：“你家兄弟兩個門戶，這事究竟也不与你相干。”王德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：衙門里的差人，因為妹丈有碗飯吃，他們做事，只揀有頭髮的抓，若說不管他，就更更要的人緊了。如今有個道理，是‘釜底抽薪’之法。只消央個人去把告狀的安撫住了，眾人遞個攔詞^㉖，便行了。諒這也沒有多大的事。”王仁道：“不必再去央人，就是我們愚兄弟兩個去尋了王小二、黃夢統，到家替他分說開，把猪也还与王家，再出一些銀子給他養那打壞了的腿；黃家那借約，查了還他。一天的事，都沒有了。”

嚴監生道：“老舅說的自是正理。只是我家嫂也是個胡塗人，幾個舍侄，就像是狼虎一般，一向不聽教訓。他怎肯把這猪和借約拿出來？”王德道：“妹丈，這話也說不得了。假如你令嫂、令侄固執不肯，你認晦氣，再拿出几兩銀子，折個猪价，給了姓王的；

㉔ 廩膳生員 有廩學、監學之分，簡稱廩生。是三種秀才（附生、增生、廩生）之一。廩生的資格較他兩種稍高，補了廩生，可以从儒學每月得到一石米的供給，所以称为廩膳生員。

㉕ 館 被鄉紳府第或地方上聘去教學的，一般称为做館。極興頭的，是地位和收入都不差的意思。

㉖ 遞個攔詞 从中調停，不讓事情繼續發展。

黃家的借約，我們中間人立个筆据与他，說尋出作廢紙無用。这事有了个落台，才得个耳根清靜。”

當下商議已定，把這兩件事办妥了。嚴二老官又在衙門用去了十几兩銀子，官司方才了結。过了几日，預備一席酒，請二位舅爺來致謝。不料這兩個秀才拿腔做勢，在館里又不肯來。嚴大育吩咐小廝去說：“奶奶这些时心里有些不好。今日一者請吃酒，二者奶奶要同舅爺們談談。”二位听見這話，方才來了。嚴大育即迎進廳上。

吃过茶，嚴監生叫小廝進去說了。丫鬢出來請二位舅爺。進到房內，抬頭看見妹子王氏，面黃肌瘦，怯生生的，路也不全。還在那里自己裝瓜子，剝栗子，办圍碟。見她兩個哥哥進來，丟了過來拜見。



奶媽抱着妾生的兒子，年方三歲，帶着銀項圈，穿着紅衣服，來叫舅舅。二位吃了茶，一个丫鬢來說：“趙新娘^②進來拜舅爺。”二位連忙道：“不勞吧。”坐下說了些家常話，又問起妹子的病，說

② 新娘 明代对小妻（妾）的特殊稱謂。趙新娘就是嚴大育的姨太太。

道：“总是虛弱，該多用補藥。”說罷，前廳擺下酒席，請二位舅爺出去上席。

在席上叙些閑話，又提起嚴大位的話來。王仁笑着問王德道：“大哥，我倒不懂，像他家老大那樣的文筆，怎得會補起廩來的？”王德道：“這是三十年前的話。那時宗師都是御史^㉑出來，本是個吏員出身，知道甚么文章！”王仁道：“老大如今越發奇怪了，我們至親，一年中也要請他幾次，却從不曾見他家請一杯酒。想起還是前年出貢豎旗杆^㉒，在他家擾過一席。”王德皺着眉道：“那時我不曾去。他為出了個貢，拉人出賀禮，把總甲^㉓、地方都派分子，縣里狗腿差是不消說，弄了有一二百吊錢，還欠下廚子錢、屠戶肉案子上的錢，至今也不肯還。過兩個月在家吵一回，你看這成甚么模樣！”

嚴監生道：“便是我也不好多講。不瞞二位老舅說，像我家還有几畝薄田，日常夫妻四口，在家度日，豬肉也舍不得買一斤，平常小兒子要吃時，在熟切店內買四個錢的哄他就是了。家兄寸土也沒有，人口又多，過不得三天，一買就是五斤，還要白煮的稀爛。上頓吃完了，下頓又在門口賒魚。當初分家，也是一樣田地，平白的吃窮了。如今端了家里花梨椅子，悄悄開了後門，換肉心包子吃。你說這事如何是好！”二位舅爺哈哈大笑道：“只管講這些混話，誤了我們吃酒，快取骰盆來！”當下取骰子送與大舅爺道：“我們行狀元令^㉔。”

兩位舅爺，一個人行一個狀元令，每人中一回狀元吃一大

㉑ 御史 明代都察院設有都御史、副都御史官，簡稱御史，掌監察彈劾。

㉒ 出貢豎旗杆 豎旗杆是科舉時代當族中有人有取得貢生、舉人的名位時，在宗祠前豎起旗杆，作為夸耀的標誌。

㉓ 總甲 即保甲制度中的甲長。

㉔ 狀元令 一種擲骰的玩意，以紅点子所得多少為勝負。

杯。兩位中了几回狀元，吃了几十杯。却又古怪：那骰子竟像知人事的，嚴監生一回狀元也不曾中。二位拍手大笑。吃到四更鼓盡，跌跌撞撞，由人扶了回去。

自此以後，王氏的病，漸漸沉重起來。每日四五个醫生用藥，都是人參、附子，並不見效。看看臥床不起，那個生兒子的趙姨娘在旁侍奉湯藥，極其殷勤；看她病勢不好，夜晚時，抱了孩子在床腳頭坐着哭泣，哭了几回。那一夜她又說道：“我如今只求菩薩把我帶了去，保佑大娘好了吧。”王氏道：“你又痴了，各人的壽數，哪個替得的？”趙氏道：“不是這樣說。我死了值得甚么；大娘若有些長短，他爺少不得又娶个大娘。他爺四十多歲，只得這點骨血，再娶个大娘來，各養的各疼。自古說：‘晚娘的拳頭，云里的日頭。’這孩子料想不能長大，我也是個死，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，還保得這孩子一命！”王氏听了，也不答應。趙氏含着眼淚，每日煨藥煨粥，寸步不離。

一天晚上，趙氏出去了一会，不見進來，王氏問丫鬚道：“趙家的哪里去了？”丫鬚道：“新娘每夜擺個香桌，在天井里哭求天地，她仍要替奶奶死，保佑奶奶就好。今夜看見奶奶病重，所以早些出去拜求。”王氏听了，似信不信。

次日晚間，趙氏又哭着講這些話。王氏道：“何不向你爺說，明日我若死了，就把你扶正做個填房❶？”趙氏忙叫請爺進來，把奶奶的話說了。嚴監生巴不得聽到這句話，連忙說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明日清早就要請二位舅爺說定此事，才有憑據。”王氏搖手道：“這個也隨你們怎樣做去。”

嚴監生就叫人極早去請了舅爺來，看了藥方，商議再請名醫。說罷，讓進房內坐着，嚴大爺把王氏如此這般意思說了，又道：“老舅可親自問聲令妹。”兩人走到床前，王氏已是不能言語

❶ 扶正做個填房 把小妻（妾）正式當作妻子，但必須經過一番儀式。

了，把手指着孩子，点了点头。兩位舅爺看了，綳着臉，不作一聲。

接着把二人讓到書房里用飯，彼此不提這話。吃罷，又請到一間密室里。嚴監生說起王氏病重，掉下泪來道：“你令妹自到舍下二十年，真是一個賢內助！如今丟了我，怎生是好！前日還

向我說，岳父岳母的坟，也要修理。她自己積的一點東西，留與二位老舅做個遺念。”因把小廝都叫出去，開了一張櫥，拿出兩封銀子來，每位一百兩，遞與二位老舅，一面說道：“休嫌輕少。”二位雙手來接。嚴監生又道：“却是不可多心。將來要各祭桌，破費錢財，都是我這里備齊，請老舅來行禮。明日還拿轎子接兩位舅奶奶來，令妹還有些首飾，留作遺念。”交畢，仍舊出來坐着。

外邊有人來候，嚴監生陪客去了。回來見二位舅爺哭得眼紅紅的。王仁道：“方才同家兄在這里說，舍妹真是女中丈夫，可謂王門有幸。方才這一番話，恐怕老妹丈胸中也沒有這樣道理，還要恍恍惚惚，疑惑不清，枉為男子！”王德道：“你不知道，你這一位如夫人關係你家三代。舍妹歿了，你若另娶一人，磨折死了

我的外甥，老伯老伯母在天不安，就是先父母也不安了。”王仁拍着桌子道：“我們念書的人，全在綱常^㊸上做功夫。就是做文章，代孔子說話，也不过是这个理。你若不依，我們就不上門了！”嚴監生道：“恐怕寒族中人多話。”兩位舅爺齊道：“有我兩人做主。但这事須要大做。妹丈，你再出几兩銀子，明日只做我兩人出的，备十几席，將三党^㊹親族都請到了，趁舍妹眼見，你兩口子同拜天地祖宗，立为正室，誰人再敢放屁！”

嚴監生又拿出五十兩銀子來，二位接过銀子，义形于色的去了。

过了三日，王德、王仁果然到嚴家來寫了几十副帖子，遍請諸親六眷，擇了个吉期，親眷都到齐了，只有隔壁大老爹家五个親侄子一个也不到。众人吃过早飯，先到王氏床面前寫立王氏遺囑。兩位舅爺



都画了字。嚴監生戴着方巾，穿着青衫，披了紅紬；趙氏穿着大

㊸ 綱常 即三綱五常，指封建旧礼教所規定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。

㊹ 三党 指父族、母族、妻族。